

著名學文界世

# 她的一生

*Une Vie*

著 桑 泊 莫  
譯 賢 明 葉

# 她的一一

*Une Vie*

著 桑 泊 莫  
譯 賢 明 葉

行印局書文正

## 前 言

「她的一生」(Une Vie) .. 莫泊桑 (Guy Maupassant 1850—1893) 的長篇小說，法國自然主義的作品。

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莫泊桑在法國北部的諾曼第誕生。他的家庭是有着酷愛文學的遺傳性，他的母親和他的舅父阿爾弗雷，在少年時常與好友福樓拜共讀莎士比亞和雨果的作品。他的母親在他出世後不久，即和丈夫分居，莫泊桑可以說是由他母親一手撫養大的，到他成年時，這個從幼就得不到父愛的莫泊桑，師從福樓拜學習，從他老師得到了父愛般的關切與培植。

莫泊桑早歲曾服役軍旅，後也擔任過公務員，但他一心想成爲詩人，在開始，福樓拜也是期望他成爲一個詩人，在一八八〇年幫助他出了詩集「韻文集」(Des Vers)，這本詩集問世後，由於當時法國政府認爲其思想頹廢而欲加以禁止，因而引起了文壇對他的注意。

由於福樓拜的關係，莫泊桑與當時名作家左拉，都德、屠格涅夫有着莫逆之交，在他詩集出版的同年，他應左拉之邀，在左拉主編的一本短篇小說集「梅丹之夜」(Les Soirées De Medan)裏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脂肪球」，竟一舉成名而震動文壇。福樓拜更是興奮異常，他看出了莫泊桑對小說的創作有着驚人的天才。

其後他的努力一變爲短篇小說方面的，他的成就使他在文壇上獲得了極高的讚譽。同時，他也在嘗試長篇小說的創作，一八八三年他出版了這一部「她的一生」，更使當時的文壇驚嘆他的天才。

莫泊桑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因患了精神病而逝，僅享年四十四歲，在其生命終途三年竟是在瘋人院裏度過，他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在文學領域上，他却有永恆的靈魂，不衰的榮譽。他的短篇，凡二百餘篇，散見於各報，經後人掇拾編輯之後，還常有發現。其中最有力者爲「脂肪球」、「菲菲小姐」(Madame Chiselle Fifi)等，長篇有名者爲「她的一生」、「漂亮朋友」。[「兄弟」及人心 (Notre Coeur)]等都是法國的小說裏最完美的作品。

莫泊桑師承福樓拜的衣鉢，福樓拜是寫實派的大師，而莫泊桑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現的，也是寫實主義的風格。他只是客觀的描述人生間發生的事件，他似乎是一點都不動情地，毫無隱瞞地暴露人間，即對於他所描寫的人物，也是真實的賦與他們生命，而不去批判他們。

「她的一生」是用第三人稱平鋪直敘的方法，寫出一個女人一連串希望幻滅的悲哀，當你讀完這部名著，你會對這可憐的女人若納，湧出無限的同情。同時，我們會對着人類的自私、自利、虛偽、貪慾等表現，感到悲哀與厭惡，在「她的一生」中，我們對於若納的父親男爵呂班第，母親亞丹拉太太的可愛性格，比谷神父的寬宏、仁愛、親切，懷着良好的印象，而對子爵拉麥勒，保綠，督皮耶神父之類人物感到憎惡，雖然莫泊桑對人物並不置評一語，但是由於他描寫的真實，可以激起我們的良知。

有人批評莫泊桑的小說是冷酷無情，消極悲觀的。他所描寫的固然是人生的悲劇面，黑暗面，但我們不應該誤會那是冷酷無情，消極悲觀的。我們只要細細體會，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每個人物是含蘊着無限的同情與憐憫。他將人類的不幸啓示給我們看，為的是使人類自覺不幸，脫離不幸。它的主题仍然是積極的。「她的一生」是一個女人的悲劇，描述女主角若納在一個父慈母愛的環境長大，她對愛情充滿了美麗的幻想，「她只知道她是要用全個靈魂去愛他，他也盡力來愛她。」於是，她跟他結婚了，「他」就是子爵拉麥勒先生。

但是子爵拉麥勒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所說的話，適如其反，因為他生就是個有身份的人。臉孔是一個有福相的臉孔，為女人所夢想而為個個男子所討厭的臉孔，縷起的黑髮籠罩在平滑的褐色前額上，兩條整齊的濃眉毛有如人工製造的，給那陰暗的眼睛一種深幽，溫柔之感，眼白似乎是染了一點兒藍色。眼睛毛長而緊斂，因之眼光裏常含着一种熱情的雄辯能使那客廳裏美貌貴夫人弄得心頭歷亂，能使那手提籃子，頭戴睡帽，在路上行走的女郎回頭盼望。」他雖然有着那麼漂亮的外貌，但是他的性格是自私、自利、殘暴、慳吝、虛偽、貪慾；是一個身份高貴而人格卑賤的偽紳士。

他對若納沒有真誠的愛，他還勾搭上了使女陸若梨，使若納傷心欲絕。最後，他妍識了有夫之婦的伯爵夫人裘培德而罹殺身之禍。

若納對丈夫的希望幻滅後，却又寄望於兒子保綠身上，但保綠大後，却是一個敗家子，使她破產，而將她心愛的白楊堡賣掉。當陸若梨抱回了保綠的嬰孩，她還徒然期望孩兒時代的較好命運，自言自語地說：「你瞧，生命不是如人所想像的那般好，也不是如人所想像的那般壞。」

## 第一章

若納理好了行李箱，走近窗邊去看，雨却仍沒有止。

整整的一夜，暴雨打得玻璃窗屋頂格格作響。低壓的載着水分的天空似乎被截破了，雨水儘管向着地面傾瀉，將地上泥土攪成粥漿，溶成錫糖一般。一陣陣的風吹過時，都帶着一股滯重的熱氣。盈溢的河水泛濫聲充滿荒僻的道路；路上的房屋如海綿一般，吸收那潮濕，潮氣一直衝到屋內，自地窟直至閣樓，全體的牆壁都出汗。

若納在上夜走出了修道院的門，終究得到永久的自由了。她正預備去捉住那夢想已久的人生一切的幸福，但是如果天氣還不放晴，深恐她爸爸躊躇着不肯動身，所以自清晨起來，她向着天邊已看過百來次天氣不好了。

後來她瞧見日曆，忘却放在旅行箱裏。她便從牆上取下了那個小日曆。這個日曆是紙板做的，面上劃分著各個月份，在一個圖案的中間印著一八一九年金字的年分。她隨即將日曆上第一的四行用鉛筆劃去了，把一個一個聖名也分別塗抹了，一直塗到五月二日為止。這一日就是她走出修道院的一天。

房門外有人叫喚道：『小若納』！

苦納回答說：『進來吧，爸爸』。她的父親來了。

男爵呂班第·臺伏是一個舊式的紳士，良善而不由規矩的。他是盧騷的私淑弟子，對於自然，像田野、樹木，鳥獸，都極有情愛。

身出貴族，他本能地憎惡那一七九三年過激的革命，另一方面，他既有哲學的素質，又受著自由的教育，所以他又討厭專制政體的；但他的討厭專制政體，也只是一種無害於人而形諸言說的忿恨而已。

仁慈，便是男爵的長處，同時却就是男爵的弱點。他那樣子的仁慈簡直沒有許多手臂來撫慰一切，供給一切、擁抱一切的，這真是一種創造者的仁慈，既沒有組織，也沒有抵抗，彷彿意志的能力麻痺了一塊，彷彿精力裏開了個窟窿，幾乎是變成爲一種惡德的了。

他是一個理論家，他爲女兒籌劃一個完全的教育計劃，使她有幸福，養成她和善、正直、優美的品性。

苦納在家中住到十二歲，不顧她母親的啼泣，她被送入聖心院裏去了。

男幽爵把女兒嚴謹地閉在院中，人間種種事都不給她知道。他要人家等她到十七歲，把她回給他時，仍是一個純潔的女兒，因此要把女兒沈浸在一種合理的詩之池沼裏，要在那豐饒的土地間，以田野來開豁她的靈魂，以自然的愛情，鳥獸的單純的柔和，人生的清潔的法則來啓發她的蒙昧。

若納如今走出修道院，非常輕快，充滿了精力與幸福，預備承受她在日間閒散時，在漫漫的夜深時，在希望的寂寞時，心魂所夢想過的一切快心的遭遇。

她像范落奈絲所畫的肖像，有一頭漂亮的美髮；皮膚和頭髮一樣的漂亮，生就是一種貴族的皮膚，浮著一層薄薄的紅暈，罩著一重軟軟的毫毛，彷彿是一種淡色的天鵝絨，在陽光輝耀的時候，纔能看得出一點兒。一雙眼睛是藍色的，這樣深濃的純藍色，簡直合荷蘭琬瑯的要人兒的眼睛一樣。

她左面鼻子上，生著一點小小的痣；右頰上另生著一點，上面飄著幾絲毫毛，那毫毛的顏色和肉色非常的相像，人們簡直辨別不出來。身材是高大的，胸部擴張，腰身柔美。口聲是清澈的，不過有時似乎太尖銳一點；但是她率直的歡笑使四旁的人都感著快樂。她時常用著一種慣常的手勢，將兩手伸至鬢邊，像要掠整她的短髮。

她跑到父親身邊，抱著他，親著嘴，問道：『喂，我們動身走嗎？』

父親微笑著，搖那白髮很長的頭，指著窗口說：

『這樣的天氣，如何能夠動身呢？』

但是她既溫柔又嫵媚地懇求道：『呀，爸爸，我們走罷，我求你。今天下午就要天好的。』

『但是你的母親總不答應的。』

『答應的，我敢代她答應的。』

『你如果能够使你母親決定動身，那麼我也願動身的。』

她便跑到母親的房間裏去，實在她等待起程的日子，愈等愈不耐煩了。

自從她進了聖心院以後，從未離開過路皇，當她在十七歲以前，無論那一樁散心游玩的事情，她的父親總不許的，只有過兩次，由人伴著她到巴黎去十五天，但巴黎仍舊是都市，而她夢想的祇是田野。

她如今要到自己的白楊堡裏去消夏，這個古堡是在意寶附近的崖岸上；她預想在波濤洶湧的海邊經營那自由的生活，必有無盡的歡樂。後來她聽說這所古堡將送給她當嫁妝，一旦結婚之後，便將常住這堡內的。

自從昨夜到今天晚上沒有停止的雨，正是她一生最初的大不幸。

但是過了三分鐘，她從母親的房間裏跑出來，在屋子裏四處叫道：「爸爸！爸爸！媽媽情願動身走的；駕起車子來吧。」

大雨一點也沒有停止，當那四輪馬車到門口時，雨點可說愈加大了。

若納預備上車的時候，男爵夫人一邊靠著丈夫，一邊靠房中的使女扶持著走下樓梯來。那個使女的體格，高大強壯得和男小伙子一樣，這是高湖地方的一個諾爾蒙特女子，外貌看起來，至少已有二十歲，實在她至多只有十八歲。在家裏，主人當她第二個女兒一般看待的，因為她是若納的同奶頭姊妹。名字叫陸若梨。

她的主要職務就是扶持著太太散步。因為太太在幾年前害了心臟膨脹病，身體發胖了，時時叫苦著。男爵夫人喘著氣走到那舊旅館門前的階臺上了，她望著院子裏泛濫的水，喃喃地說：「這真是無道理。」

她的丈夫，常常微笑著，回答說：「亞丹拉太太，這是你動身走呵。」

她既有了「亞丹拉」這個華麗的名字，丈夫喚起這個名字來的時候，便常常加上「太太」兩字，帶著點尊敬的神氣，但也有點兒諷刺。

接著她又走幾步，非常困難地登上了車子；車子裏的彈簧都爲之曲了轉來。男爵坐在太太旁邊；若納和陸若梨坐在男爵夫婦對面。

女廚司盧特維孳了一堆絨毯來，蓋在主人的膝上，還有兩隻籃子藏在主人的腿後；隨即她也登上車來，坐在車夫西門老爹旁邊，將一塊大布裹住了全個身體。門房夫婦都來鞠躬告別，幫助關上那車子的門；他們受著叮囑隨即要將行李載在小車上跟著馬車送去。馬車出發了。

那個車夫西門老爹，在雨中俯下了頭，彎了背，身子藏在一件三幅披肩的長外套裏。呼呼的風打著車上的玻璃窗；路上盈溢著雨水。

兩匹馬兒拖著那部車子，在河岸上，沿著一排停著的大船飛奔，船上的桅干，桅干上的橫木以及繩子陰測測地直立在風雨裏，彷彿是枝葉凋落完了的樹木；接著那部車子走到黎浦台的大街上了。

一會兒車子經過許多牧場；時時看見一二株雨水淋漓的楊樹，陰鬱地在雨霧裏顯現出來，那垂下來的樹枝，彷彿是死骸，全無生氣似的。馬蹄得得作響，車子的四個輪子將泥水向四面飛濺開來。



車裏的人都一聲也不響；他們的精神似乎和地面一樣的潮濕了。太太的身子向後，頭靠著墊子，閉着眼睛。男爵用着陰鬱的眼睛瞭望那單調的、浸着水的田野。陸若梨，膝上放着一個衣包，正像普通的寵婢厮養一般，浸在動物的夢想裏。但是若納在這溫暖的雨天，反而覺得生氣盎然，好像一株幽閉在屋子裏的樹木，重新放在曠野裏了。她的濃重的快活，好像那鬱鬱蒼蒼的樹葉，蓋藏過了憂愁的心緒。雖則她不說話，但是她簡直想高歌一曲，呈出手去取了一握雨水來痛飲呢；看著那馬兒載着她飛奔前去，看著那荒涼的田野風景，加以感覺到在這大雨滂沱中還得到安身之地，這一切都使她有趣快活。

在這暴雨下面，那兩匹馬兒的光亮的身體上蒸發出一股水氣來。

男爵太太漸漸睡去了。嵌在下垂的六束整齊的頭髮裏的臉龐，漸漸俯下來了，頭頸裏三塊波浪般的皮肉軟軟地把她的頭支持着，那最後的幾塊肉浪是消溶在大海般的胸膛裏了。她每一呼吸，頭便向上一仰，隨即又俯下來；兩頰鼓著氣，半啓的嘴唇裏時時漏出鼾聲來。丈夫俯向她的身邊，將一隻小皮夾輕輕地放在她交叉按在肚皮上的兩隻手裏。

這一接觸把她弄醒了；她睡夢驚醒中，惺忪地向那東西擡了一看。皮夾跌下去，跌開了。金幣和鈔票四散在車子裏。她完全醒了；她的女兒於是快活到大笑起來。

男爵把錢拾起來，放在太太的膝上，說道：『親愛的，這是賣下愛來督田地來的錢財。我爲的是要去修理白楊堡，所以把這田地賣去的，我們以後常要住在那堡裏的了。』

她一數那錢幣共有六千四百法郎，輕輕地將這許多錢放在袋裏。

這是第九塊田地被男爵賣去。男爵共有三十一處田地，都是祖上傳下來的。如今每年在田地上還有二萬利弗爾的收入。如果把這筆款子好好兒經營起來，很容易變成三萬法郎一年。

像他們那樣簡單的生活，這筆收入照理很够了，可惜家裏有了一個無底洞，這個洞就是寬宏大量。銅錢在他們手裏乾起來，有如太陽曬乾池沼裏的水一樣容易。錢幣這樣子流出去，逃出去，便沒有了。怎麼樣的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消去的。他們中間，老是有入說：『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我今天用去了一百個法郎，却沒有買什麼多大東西。』

那麼的寬宏大量，在他們生活裏，倒是一樁大快樂；他們對於這一點，大家都以爲足以自豪的。

若納問道：『我的堡現在美麗嗎？』

男爵很歡喜地答道：『孩子，你去看看罷。』



暴雨漸漸地小了，後來不過是霧似的，飄著極細的雨絲。那一團黑雲似乎上升了，變白了；忽然從一個看不見的破處，漏出一條長的太陽光線來，斜射在田野間。

雲散了、藍色的天空顯現了；隨即那白雲破處愈弄愈大，有如拉開了幕，一個蔚藍美麗的天空籠罩了大地。

一陣清涼溫軟的輕風吹過，有如大地漏出一聲幸福的嘆息；經過田圃森林時，有時還聽見那曬乾羽毛來的鳥兒，正唱著清脆的歌聲。

晚上。除了若納以外，大家如今都在車中睡去了。車子已經兩次在旅店門前停下來，給馬兒休息，吃乾草，喝清水。

太陽落山了；遠地裏有寺鐘響動。到了一個小村莊，他們點了車上的燈；天上也已輝耀著無數的明星。燈火星星的房屋，靠燈光，從黑暗中，遠遠近近顯現出來。忽然從一個小山的後方，松林叢中，升起一個紅色的睡眼惺忪的大月亮來。

天氣很清涼，車子的玻璃窗都開著。被種種夢想、種種歡樂的幻景弄得神疲的若納，如今也休息了。老坐在一個座位裏，會使人麻痺起來的，於是若納的眼睛有時重新睜開來；她向車外一望，看見田莊裏的樹木在燦爛光亮的夜間過去，又看見有幾頭牛睡在田中，聽見車聲都仰起頭來。接著她要換一個坐法，想再尋一個佳夢；但那部車子的響聲充滿她的耳中，把她的思想擾亂了，於是她又閉上眼睛，覺得精神和身體一樣疲憊。

終於車子停了，一班手執提燈的男女用人，站在車子的窗面前。原來車子已到了目的地。若納驀地裏醒了，立刻跳下車去。

父親和陸若梨，由一個農人照著亮，把太太幾乎是抱了進去的。太太完全一點氣力都沒有了，精疲力盡地嘆息，屢屢用著低低的無力的口聲說道：『呀！天呀！我的可憐的孩兒們！』她什麼也不要喝一口，什麼也不要吃一點，她去睡了，立刻就睡熟了。

若納和男爵一起吃晚飯。

父女兩人相顧著發笑，隔著檯子來互相握手；兩個人都有一種小孩子似的歡悅，要去觀看那修理好了的住宅。

這是一所高大的諾爾蒙特的住宅，既連有田地，復有堡壘，大得可住一個部落的人。這住宅是用白石

砌成的，不過白色已變成灰色了。

中央一個巨大的廳堂將房屋從頭至尾劃分為二。廳的前後兩面開着大門。一座兩面有階齒的梯子，跨在這進門處、中間空著，像橋一樣，頂上銜接著二層樓。

第一層右面，便是個大客廳，掛著掛氈；掛氈上是花鳥的花紋。一切家具都蓋氈毯，毯上的畫像都是表現拉楓丹納的寓言詩。若納找到了幼時所愛好的一張椅子，不禁快活到發抖起來。那張椅子上所表現的是狐狸和仙鶴的故事。

大客廳的旁邊是一間藏書室和兩間棄置不用的房間。藏書室中藏著一屋子的古書。客廳左面是那板壁嶄新的飯堂、洗濯間、飯菜間、廚房間，還有放著個浴盆的小房間。

第二層樓上有條長走廊。十間房間的十扇門依次排列在這走廊裏。底頭的右面，便是若納的房間。他們倆走進這房間裏去。男爵已飭人把這間房修飾一新了，所用的器具掛氈等物都是以前放在閣樓裏不用的東西。

種種掛氈都是弗拉孟的貨色、極古的了。掛氈的花紋都是奇形怪狀的人物。房中便像住滿了人。

若納一看見她的臥床，便快活到叫起來。床的四角，是四頭橡木製的大鳥，墨黑，漆得很亮，捧著那底墊子彷彿是四個護勇。床的兩側彫刻著二大圈花果；四根精細地刻著柱槽的柱子，柱端是郭林臺式的大斗 (Chapiteau)，托著那床軒。床軒上刻著纏緊在一起的薔薇和情侶。

這隻床像是個紀念物，雖則床的木材因時代久遠而變成黑色，好像很兇厲的，然而究竟還是非常可愛的。

床被和床頂的蓋幕，燦爛得有如兩片青空一般。那床被和蓋幕是用古時深青色的綢來做的，上面像星一般地散布著繡金大百合花。

若納對床十二分讚嘆了一會，提起燈來，向那掛氈細細觀看，要看出那上面的題材來。

一個年輕的爵爺和一位尊貴的夫人，都穿著綠的、紅的和黃的，總之顏色是極奇怪的衣服。兩個人在一株成熟著白色果子的綠樹下談天。一頭很大的白兔，正在吃著灰色的小草。

在這些人物的上面，隔開一點兒地方，看見有五間小圓房子，屋頂是尖的；最高處，近乎接著天上的地方，是一座全紅色的風車。

在這一切中間，交叉著許多花枝。

其餘的兩個圖案，和第一個大部分是相同的，除了有四個株儒，穿的都如弗拉孟人一般，從那房子裏走出來，伸臂向天，非常忿怒驚奇的樣子。

但那最後的一張掛氈上的圖案，却是一齣戲劇了。在那常常吃草的兔子旁邊，一個年輕的男子躺在地，上彷彿死的了。眼望著少年的一個少婦，手中握著劍正向自己的胸間猛刺，樹上的果子是變成黑色的了。若納已不要去了解那圖案的意味時，却在一隅瞧見了一頭極小極小的小野獸，假使那小兔子是活的，便可同吃草一樣，將這東西吃去呢。然而這幸是一頭獅子。

她於是知道這是皮拉墨和帝四佩的不幸的故事。她雖然可笑那圖案的單純，然而覺得幽居在這個愛情故事的裏面是幸福的。因為這個愛情故事會常將可愛的希望講給她的思想聽，並且每夜會把這段古代傳說的豔跡在她夢裏翱翔。

其餘的器具，各式各樣具備的。這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留在家庭裏的各種器具，混合在一起，簡直把這種舊式屋子做成一個博物館了。一個路易十四朝的上等衣廚，嵌着光亮的銅片的。衣廚兩旁，各有一張路易十五的福端椅。椅上還罩著刺花的綢椅套。一張木紅的書檯放在火爐棚的對面，火爐棚上是一座帝國時代的大鐘，時鐘的上面是一個圓玻璃球。

這是一個銅製的蜂巢，由四根大理石柱子支持著，立在一个黃金花園的上面。一個輕薄的振子從蜂巢的一條狹長的縫裏走出來，振子上一隻琺瑯做翅膀的小蜜蜂在這花園上來回飛動。

鐘面是彩色琺瑯製的，嵌在蜂巢的腰腹間。

鐘鳴十一下了，男爵吻了女兒，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若納於是睡了，但有點可惜不睡的意思。

她向房中最後看了一眼，然後吹滅燈燭。眼床只有放枕的一頭靠著牆。左面有一扇窗子，月光便從窗子裏透進來，照在地上如瀉着一股清水一般。

反光射到牆上，這種愁慘的反光正懶浮地撫慰那皮拉墨和帝四佩的不移的情愛。

在若納的腳橫頭，又有一扇窗子，她瞧見一株大樹正滿浴著柔光。她側著睡，閉上了眼睛，隨後，過了幾分鐘，眼睛又睜開來了。

她覺得像還是被關閉在軍廂裏受著振動一般，車輪的轉動聲還在腦子裏繼續響，她先睡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盼望這樣的養息，便能使她睡熟；但是精神上的煩燥不久就侵占了全身。

她的兩條腿壓攣了，身體漸漸發熱了。於是就從床上起來，赤足，露臂：披著一件長的睡衣，好像一個幽靈。她橫穿過地板上的一片月光，去開了窗子瞭望。

那夜色如此明亮，人們所見的簡直如在白晝一樣；這個少女完全重新看見那幼時就愛好的田野了。第一樣，對面的一大片黃色草地，在夜色裏望去，好像一塊牛油，兩株大樹筆直地站在屋子前面，北面是一株篠懸木，南面是一株菩提樹。

大草地的邊際上有一叢小樹之處，便是這片田野的盡端了。另有五行老榆樹保護這片田野以禦大海的風波。這五行榆樹常被橫暴的海風侵蝕，磨損了，曲折了，傾斜到有如屋頂一般了。

這個田園的東西兩面，有著兩條並木路。路上種的是巨大的白楊樹，諾爾蒙特人叫白楊樹爲 *Peuple* 的。這兩條並木路將和近旁接連著的兩處田地隔開。該兩處田地，一處是辜雅兒家耕種居住的，另一處是馬汀家耕種居住的。

因爲那白楊樹，堡的名稱也就叫白楊堡了。這一圈田地之外，接著是一大片荒地，滿布著荊榛，在那兒，狂風日夜在奔跑鼓盪。荒地外，那個海岸突然直下，形成峭壁，高至三百呎，色彩蒼白，岸腳浸在波浪裏。

若納遙望著那個在繁星下彷彿睡去了的波紋微皺的海面。

在這太陽已去的自然界靜寂裏，大地所有的一切氣息都四散開來了。從地上蔓延到窗口的茉莉不停地吐出沁人的香味，和著新生的嫩葉的芳芬。海風軟軟吹來，帶著一股強烈的鹽味和那海藻的黏膩的汗氣。最初少女只是沈浸在呼吸夜氣的輕快裏。那田野的靜寂使她鎮靜得有如洗了一個冷水的浴。

跟夜色而蘇醒的畜生，都是在夜的平靜中寄託著神秘的生存的。牠們於半明半暗之間，充滿了一種無息無聲的擾動。大的鳥兒靜寂地在天空中飛著，如黑點，如暗影；看不見的虫豸的微聲，一聲聲刺著耳鼓，靜默的行動穿過著盛滿露水的草地、荒僻的砂路。

只有幾隻陰鬱的青蛙，向著夜月叫出短促的單調的鳴聲。

若納的胸口似乎膨脹了，充滿著像這清夜一樣的喃喃密語。萬千來回的慾望，好似在她四周鬧著的夜裏畜生一般，頓時叢集了。不知是何種因緣將她合這種生趣盎然的詩境相聯合了；在這白茫茫的夜間，她感到種種超人間的顫動在奔馳，種種捉摸不住的希望在鼓動，彷彿是幸福的呼吸似的東西。

她開始做那愛情的夢了。

愛情！二年來，等待著愛情的到來的一天強似一天的悶煩中間，愛情早已充滿了她的全身。如今她有自由去戀愛人家了；她只要去遇見「他」就夠了，他呀！

「他」是怎樣一個人呢？卻沒有正確知道、她也不要問「他」是怎樣的人。總之，「他」便是「他」。

她只知道她是要用全個靈魂去愛他的，他也盡力來愛她。他們倆將在今夜一般的星光之下散步，將手攜著手走，擠緊在一起，聽取心弦的顫動，感受那肩上的般般熱味，將愛情混和在夏夜的美味的澄清裏。這種互相結合在一起，只靠柔情的力量，已儘够容易互相深入到最秘密的思想裏了。

這種幸福的情景，將在那不可言說的愛情的平靜裏，無盡無窮地永久繼續下去。

忽地裏，她似乎覺得「他」在對面了；猝然一種漠然的肉感的顫動自脚尖一直達到頭頂。她彷彿要捉住幻夢般的，無意識地將兩臂緊緊抱住了自己的胸口；呈起著給「他」的嘴唇上，似有什麼東西流過了，彷彿是陽春的呼吸送給她一個愛情的接吻一般，使她幾乎身體軟化了。

驚地裏，那邊，堡後的路，她聽見有人在黑夜裏行走。在她熱狂的靈魂的飛躍裏，在一種信仰的歡樂裏——相信不可能的成爲可能，相信天佑的偶然，相信神意的預測以及相信運命的浪漫結合的歡樂裏，她忽然想：『在行走的人不就是「他」嗎？她熱誠地聽著那行人腳聲的節奏，思想他走到門前，一定要停下來懇求我們收留他呢。』

當那個人已走過了，她覺得非常悲哀，好像受了人家欺騙一般。但是不久，她就明白這是她的期待的狂妄。她自己失笑她的癡獸起來了。

那時，稍稍安靜了，她讓神志流入比較合理的幻夢裏，尋思她的將來，思索她的生活。

她要和他在這兒，在這臨海而安靜的堡內經營著生活，自然須有兩個子女，一個男孩子給他，一個女孩子給自己。她將觀看這一對小人兒在菩提樹和篠懸木中間的草地上奔跑，父親和母親的喜悅的眼光跟著他們，在他們的頭上交流那充滿熱情的眼淚。

她這樣站著夢想了許多許多時候，那一輪明月，在空中已走完了旅程，將沈沒到海中去了。空氣愈清涼了。東方天際已是魚肚色了。一頭雄雞在右面的田家高叫；左邊的田莊裏的雄雞遙遙地呼應起來。那雞籠裏登沙的鳴聲似乎從極遠處送來的一般。在那不知不覺地漸漸發白的天空裏，明星都散盡了。

有幾處，鳥兒的輕輕的叫聲響了。吱喳的聲音從樹葉裏漏出來，起首是極膽小的；後來這種聲音勇敢

起來了，變成清脆快樂的囀音了，一枝花，一樹樹間都起了喧聲。

若納忽然覺得浸在光明裏了；埋在兩手間的頭仰了起來。只見曙色光彩煥發得耀人眼目，她便即閉上了兩眼。

一大片的雲紅了。雲的一部分隱在白楊樹的大路後面，這大片的雲向著甦醒的大地射下血紅的光來。緩緩地裂開了光亮的雲彩，火光點著了樹木、曠野、大洋、全地平線，一輪偉大的火焰的球便顯現了。

若納覺得幸福極了。一種癡狂的歡悅，一種無限的感動，在自然的光輝之前，將她軟化的心兒浸潤了。這是她的太陽；她的曙光；她的生命的開始！她的希望的端緒！她向燦爛的天空呈出兩臂，癡想和太陽擁抱；她要說出、叫出幾樁神聖的事情來，有如這白天的開始一般的；但是她已在疲乏的熱誠裏變成啞子了。於是，將前額埋在一雙手裏，她覺得眼睛裏充滿著淚水；她快活地哭起來了。

當她重新仰起頭來的時候，天明時的異彩已消失了。她覺得自己冷靜一點了，稍有點兒倦意，好像著了涼。任窗子開著，她去躺在床上了，先妄想幾分鐘，後來睡熟了，睡得那末熟，睡到八點鐘時光，父親叫她，她也沒有聽見，直至父親走到她房裏，她才覺醒。

父親要把堡——她的堡——的裝修給她看。

房屋向裏的一面，有一個種著平果樹的很大的院子，隔開了那村路。這條村路一直過去，穿過農家的田園，經過一哩半多路程的地方，便和那從哈弗勒到反光去的國道相會合。

一條筆直的小路從木柵門口直通到堡門的階段前。沿庭院的左右，排列在兩面農場的溝旁的農家小屋，都是用海邊石卵砌成，茅茨蓋頂的。

屋頂是換新的了；一切木料部分都修繕過了，牆壁亦修理好了，房間裏重新裝修，內部全行漆過。那褪色的老住宅，裝上了白銀色的新風窗和那灰色大牆壁的新漆，有如生了許多斑點。

另一面，開著若納的一扇窗子的一面，從叢林和那行被風雨侵蝕的榆樹上面，可望見遠處的大海。

若納與男爵，臂挽著臂，看過一切，統統都看過之後，他們便在那白楊路上緩緩地行走。這白楊路所包圍著的土地，人們稱之曰庭園。青草從樹根邊長出來，在地上鋪了一條綠色的毯子。路盡頭處的叢林非常悅目，林中交叉著許多曲折的小路，都由牆壁似的樹葉分開著的。猝然間逃來一頭野兔，使小姐吃了一驚，後來這頭野兔跳到斜坡上，逃向那懸崖前的海草裏去了。

早飯後，亞丹拉太太還是十分疲乏，說仍舊要去休息，男爵提議到意實去。他們出發了，先穿過愛都旁的村莊，白楊堡就在這村莊裏的。三個鄉人向他們行一個禮，彷彿本來很認識他們的。

他們走到一個沿著轉折的山谷，一直傾斜到海邊的森林裏。

不久意實村望見了。婦女們坐在門檻上修補衣服，望著他們走過。那傾斜的路，中間是一條小河，旁邊房屋前堆著許多塵芥，吐出一種濃重的鹽氣息。棕色的魚網，中間還留著像銀幣一般發光的貝殼的，靠在那種小屋子的上候曬乾。小屋子裏送出一種氣味來。這種氣味是從一間小房子裏聚著許多人在蠢動而發出來的。

有幾頭鴿子在河邊散步，找尋著食糧。

若納看了這一切似乎非常稀奇而且新鮮，彷彿看見了戲館的背景一般。

他們站定了，在這海面前瞻望著。船的帆，如鳥翼一般白，在海上經過。右面和左面都站立著高大的崖岸。一個海岬似的東西，在一邊將他們的眼光遮住了，另一邊，那海岸線一直延長過去，成爲看不出的

一線。

一個碼頭和幾所房屋，從附近的一個灣裏顯現出來，小小的波浪，在海面打起一層泡沫，含著微聲捲到砂磧上來。

那種本地的船隻給曳了起來，側放在圓石卵的斜灘上，塗著瀝青的圓的船舷晒在太陽裏。有幾個漁夫正在將船隻預備，以待晚潮的到來。

一個船夫走近來賣魚，若納便買了一尾比目魚，她要自己掙回白楊堡去。

船夫這時又招徠他們坐他的船到海上去遊玩；爲要使人記得他，幾次三番說他的名字道：「拉史的格，若山芬，拉史的格。」

男爵允許不忘記這個名字。

他們倆取道回堡裏去了。

因爲那條大魚使若納乏力了，她便將父親的手杖穿過魚腮，由父女倆各取杖之一端，他們如小孩般的談笑著，昂著頭，迎著風，眼睛明亮，快活地重登上小丘。那條比目魚漸漸使他們肥胖臂膊乏力，魚的大尾巴掃著地上青草。



## 第二章

若納開始有一種輕快的自由生活了。她獨自一人到近郊去讀書，去空想，去閒逛。她沿著道路緩緩地在走，心却浪游於夢幻；或者，從那曲折的小山谷裏，她跳跟著走下去。山谷兩邊鋪著一重金雀花，有如一件繡金的法衣。花兒給熱氣蒸發出甜美馥郁的香味來，害得若納醉薰薰的有如飲了芳酒；同時，那遠地裏激盪著海岸的波聲搖盪了她的心神。

軟綿綿的時候，她便在那斜坡上茂草叢中躺臥下來；有時，在綠草叢中，從山谷的轉灣處，望見一角碧海閃著陽光，帶著天邊的一葉孤帆，便覺得異常歡樂，彷彿有什麼神秘的幸福來她頭上翱翔了。

在這清新境界的溫柔裏，在這一抹的天海的平靜裏，一種孤獨的情味便把她占有了；她在那山崗上坐得時間那麼久，甚至小小的野兔膽敢跳躍著奔過她的腳邊了。

山崗上的清風吹得她興奮了，她便常在懸崖上飛奔起來，充滿著一種活動的快感，毫沒有一點疲倦，正好比那水底的遊魚，空中的飛燕。

有如播種於田地一般，她在各處地方都播下了一個紀念。這種紀念都生起根株來，一直要到死亡時才消滅呢。在這些山谷的摺細裏，她彷彿都播下一點心兒了。

她起頭熱情於海水浴了。因為強悍、勇敢、不怕危險，她一直泅水到人家都看不見的地方。清澈、冷冽、青色的海水將她搖蕩著，她覺得非常的暢快。當她離岸已遠，她就仰臥水面，兩手交叉在胸口，眼睛瞭望那時有紫燕掠過、海鷗一閃的碧空。除了遠地裏的波浪打著海岸的微聲，除了亂雜而幾乎聽不出的，由水波送來的岸上的聲音以外，簡直什麼聲音都聽不見。接著若納在水中豎直身子，狂歡樂，兩手拍著海水，喊出幾聲尖銳的叫聲來。

有幾次，她泅水得過分遠了的時候，便有船來迎接她。

她回進堡內，雖則肚子餓得面色發青，但仍很輕快活潑，嘴唇上堆著微笑，他眼裏滿含歡樂。

在男爵的一邊，他在計劃大農業，他想做種種實驗，改良農業，試驗種種新式農具，收集各種外國種子。他的時間一部分是用在和農夫談論上的；那些農夫們呢，常搖著頭，不大相信他的計劃。

他也常常和那意實的水手們到海上去。他游覽過了近處的山壑、泉源、山岩之後，他便希望像一個普通漁夫樣子去捕魚。

惠風和暢的日子，那艘身體胖胖的船兒一帆風順地在波上滑走，當那魚網從兩面船邊拖到海底，大隊的鯖魚追逐著魚網的時候，男爵手中戰戰兢兢地握著的網線，覺得振動起來了，便知道有魚入網正在掙扎了。

月光裏，他到海上去取起那昨夜撒下的網來。他最愛聽聞那船桅格格的聲響，他最愛呼吸那夜間銳利爽快的海風；他把那山巖的高脊、鐘樓的尖頂、反光的燈塔，當作目標，一路在水面上巡遊過去，搜索些浮標，他歡喜在初升太陽的強光下靜坐，看那甲板上面扇形鮮魚的強韌的脊背和那比目魚的肥大的肚皮曬著陽光，閃閃發亮。

每次飯食，他熱情地講述他的遊覽；好母親也向他講述多少次她在白楊樹的大路上散步。那條路是指著著辜雅兒田地右面的一條，另一條路上是曬不着許多陽光的。

因為人家勸她運動，她便努力於走路了。一待那夜間的餘寒散盡，她便倚在陸若梨的臂上走下樓去，身上裹著一件大衣，二條圍巾，頭上戴著一頂黑帽子，那帽子上還蓋著紅色的絲領巾。

於是她拖著那比較滯重一點的左足，在那路上踏來踏去。踏死了草兒，踏出兩條塵灰的小溝來；一條是往前去的，一條是往後回來的。從那白楊堡的一隅直至那第一堆叢藪處，在這一線的路線上，她無終結地來回走著。路的兩端，她叫人都放下一張凳子；每走了五分鐘，她就要立定了，向那扶持她的可憐的耐心的使女說道：『我們坐下來吧。我的女兒，我稍稍有點乏力了。』

每次停下來時，她便在那一張凳上，有時留著一塊蒙頭的絲領巾，有時留著一條圍巾，或者那另一條圍巾。還有帽子，還有大衣，這一切的東西，放在路的兩端，積成兩個大衣包，當她回進去向茶點時，陸若梨便將這兩個衣包放在原來閒空著的臂懷裏帶回去。

午後，男爵太太散步起來愈加乏力了，休息的時間也愈加長久了，甚至時時在長椅子上睡了一小時，這張椅子原來爲了她才搬到外邊去的。

這個，她稱之曰「她的運動」，正如她說「她的膨脹」一樣。

十年之前，因為氣喘，她請醫生診治。醫生對她說是膨脹病。從那時起，這膨脹兩字便深印在她腦子裏了，雖則她全不知道膨脹兩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她時常強求男爵、若納和陸若梨按摸她的心臟，沒有一個人覺得她的心在跳動，因為她的心臟既埋在那麼皮肉肥厚的胸膛裏的。但是她總不允許別的醫生再爲她診斷的了，深恐再發見了別的什麼病痛，無論遇到何事，她總說到，常常說到她的膨脹，似乎這種病痛是